

哈萨克少年

崔海波

那拉提草原地处天山腹地,伊犁河谷东端,是哈萨克族人聚居地。

七月的草原草长莺飞,鲜花盛开。我们到达景区入口处,一位哈萨克族兄弟迎了过来,问我们要不要骑马,每小时八十元。同伴们商量后,决定骑游两个小时,这样可以走到高山草甸,俯瞰起伏的山峦、辽阔的草原和蜿蜒的巩乃斯河。

二百多匹骏马甩着尾巴静静地等候在那里,阵容很是壮观。马的主人几乎都是十几岁的少年,他们三三两两坐在树荫下谈天玩耍,从衣着打扮上看不出跟汉族孩子有什么区别,只是肤色较黑。可能是这段时间一直在草原上骑马晒黑的,他们远远地看到我们,纷纷站起身围了过来。

我们每人分到一匹马,由少年们带着骑游。分给我的是一匹膘肥体壮的棕色马,身上披挂着色彩艳丽的羊毛毯,它的主人是位十五六岁的少年。

我从未骑过马,心里慌兮兮的,不敢骑上去。少年笑着对我说:“你是当老师的吧。”

我说:“你看我像老师么?”

“像,暑假里来旅游的老师很多。你不要怕,勇敢点,我家的马很老实的。”那语气,听起来倒像是老师在鼓励胆小的学生。

我脚踩上马镫,骑坐到马鞍上,双手抓紧身前的铁环,倒也稳稳当当妥妥帖帖,少年轻轻一跃坐到我的身后,拉拉缰绳,马就不紧不慢地向前走去。沿途风景真好,白色的毡房像一朵朵巨大的蘑菇盛开在草地上,成群的牛羊悠闲地吃着草。

少年像导游似的向我介绍说,那拉提草原是夏牧场,眼下牧民们都转场到这里放牧,但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草场不能放牧,这样,等到九十月份,围场内的草会长得很高,到时割下来作为马牛羊过冬的主食。草甸上方的原始森林里长的都是雪岭云杉……

少年很健谈,一路不停地介绍着草原和哈萨克民族的游牧生活。等他的介绍告一段落后,我问:“你暑假里天天到这里带游客骑马么?”

“是的。今年游客少,每天只骑两三趟,前几年生意好得很,游客要排队等候。”

我不由地感叹,城里的孩子常常为暑假到哪里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而发愁,这些哈萨克少年整个暑假都在草原上骑马,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打交道,不仅长了见识,还能为家里增加不少收入,真是难得的人生经历。

与我们并排前行的一匹马上只坐着游客一人,我惊讶地问:“你真厉害,以前学过骑马的吧?”

他笑着摇摇头,指了指前面那匹马



上的少年,我定睛一看,那少年左手牵着自己胯下的那匹马的缰绳,右手拉着后面这匹马的缰绳,两匹马看上去都很听话。

为我女儿保驾护航的骑手是个女孩子,才十二岁。在山顶休息的时候,我给她们拍照片,顺便问她:“你什么时候学会骑马的?”

她说自己五岁就会骑马了,哈萨克族的孩子人人都会骑马,镇里每年要搞一次赛马会,参加比赛的全是十几岁的少年。

领略了草原美景后,我们安然回到原点,这时,一位同伴发现手机丢了,他估计是在马儿小跑的时候颠出背包了,马队队长二话没说,带着他跨上马原路返回去找,旁边的三个少年见状,说:“我们也去找找。”说罢也策马前去。

大概过了一刻钟,前方打来电话,说是手机找到了。原来有个带游客骑马的少年发现掉在草地上的手机后,站在那里等失主前去认领,真是拾金不昧的好少年。

次日,在前往巴音布鲁克的旅途中,我们看到公路边的草原上有一大群黑头羊——头和脖子是黑的,身体其他部位雪白的,非常漂亮。我们请求司机停车让大家拍拍照片。

牧羊的少年骑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,经过一番交谈,得知他也是哈萨克族人,家里有一千多只黑头羊,还有几百头牛和马。一位队友看见漂亮的大白马,骑马瘾又犯了,问少年,骑十分钟多少钱?

少年摇摇头,骄傲地说:“这马除了我自己以外,谁都不给骑。”

大家只好望马兴叹。这时,队友徐先生四岁的小女儿大叫着说:“我要骑白龙马!”

已经掉头离去的少年听到喊声居然折身返回,他小心地抱起女孩儿,让她坐到马鞍上,护着她在草原上慢跑一圈。

徐先生高兴地问:“多少钱?”

少年摇摇头说:“不要钱。”说罢,策马扬鞭,前去追赶他的羊群。望着少年健朗潇洒的背影,同伴们惊呼“太帅了”。

黄州赤壁

秦钦儿

历史中,赤壁之战发生在湖北咸宁一带,如今单独建制的赤壁市,是真正意义上的“武赤壁”;而黄州城的赤壁是纯粹的“文赤壁”,真正使黄州赤壁成为蜚声中外的景观的,是旷世奇才苏东坡。在这里,苏东坡写下了千古绝唱“二赋一词”和众多优秀诗篇。南宋时期,已有人将苏轼与赤壁连在一起,唤作“东坡赤壁”,清康熙末年重修赤壁时,时任黄州知府的郭朝祚就题门额为“东坡赤壁”。

正如喜欢沈从文便喜欢凤凰,仰慕朱自清便仰慕扬州,热爱鲁迅便热爱绍兴一样,因为向往苏东坡,故而向往黄州——那座洋溢过东坡诗意的古城。千年以前,苏东坡就是在这里泛舟,并写下著名的篇章《前赤壁赋》、《后赤壁赋》以及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。

泛舟河上,适宜雨天。雨总能创造一个诗意的境界。迎着斜风细雨,我附庸风雅地踏上一叶小船,去追寻诗人当年的踪迹。被雨水淋湿的感觉,越发让你觉得走近了千年文化古城黄州,走近了曾于此蛰居的古才子苏东坡。遥想多年前的某一天,苏东坡乘着轻舟而来,借着酒兴而歌,远眺长江浩荡,极目楚天开阔,高山仰止,九曲回肠。或者某个夜晚,黄州城在无边月色里静静睡去了,寂寥的大江上,在夜船泊泊的桨声深处,苏东坡感叹道:“清诗独吟还自和,白酒已尽谁能借。”一个人饮酒作诗,是清雅的孤独,是旷达的潇洒,指间酒气挥洒,遂成千古绝唱,酒气畅达,文抒胸臆。我没有一杯浊酒,也未必能相逢着谁,伫立在空空如也的渡口,我只能幽幽地怀想,怀想一个行走如烟的背影,一个壮志未酬遭贬谪的过客,面对着烟波浩渺的江水,和迎面扑来的江风,他该有着怎样的一种情怀呢?静止的青山,奔涌的大江,摇荡其间的千古人物,都让诗人思索了些些什么?想起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里那些关于三国的句子,一些揣测穿越时空,破土而出。什么是可以寄托的?什么是可以凭吊的?什么是亘古久远的?什么时稍纵即逝的?在时间的长河里,浪花淘尽了英雄,是非成败转头亦成空,河水依旧东流去,逝者如斯夫,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?



本版摄影 张柯

总第 5695 期

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

东坡当年,远离庙堂,兼济天下,飘逸神采,激扬文字,自得其乐地沉吟,大彻大悟的安宁,其心境是何等的豁达恬淡,那是一种灵魂深处的超越,是一种处变不惊的境界,故能写出《赤壁赋》里这般的惊人之句:“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,侣鱼虾而友麋鹿。驾一叶之扁舟,举匏樽以相属。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须臾,羡长江之无穷,挟飞仙以遨游,抱明月而长终。知不可乎骤得,托遗响于悲风”。人生如同大浪淘沙的不断沉淀,山高月小,水落石出,而外儒内道的苏东坡独偏爱黄州赤壁这弹丸之地,一而再,再而三地为她吟诗作赋,诞生了文学史上不朽的华章。他爱的是山水悦人之色,好的是江山如画,是天籁之音,是雅人之境,更是对中年半山的曲折回复的感慨。一丘一壑自有山川开阔,有曲径通幽,有柳暗花明,有晨钟暮鼓,有禅机道义。“料峭春风吹酒醒,微冷,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驾一叶扁舟,江上来去,只为排遣胸中块垒,只为自心自在,为其所以来而来,为其所以去而去。

尽管,黄州赤壁只是个文化公园,没有“大江东去”的拍岸惊涛,亦没有“羽扇纶巾”的风流人物,有的只是一泓碧水环着一座青山,一丛苍竹倚着一面石壁,然而,因为千古文人苏东坡曾于此泛舟作赋、酹江邀月,赤壁便活了,刻着三国的印记,透着历史的醇厚,闪着人文的光芒,流淌着岁月长河的回响,沉寂着英雄早逝的感伤。一座青山,一条河流,不言不语,却因了苏东坡和他的文章陡增灵气与光华,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永恒的地名;而他的失意与愤懑,只有寄情于这黄州的山水,才能得以释缓和解脱,他的千古文章足可以和那场著名的战争并立,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至于赤壁之战究竟发生在何地,于他而言,亦是没有任何意义。说不清究竟是苏东坡成就了黄州赤壁,还是黄州赤壁升华了苏东坡的人生?抑或命运与历史注定他们必将相逢,在一个时刻,风云际会,交相辉映?如今的赤壁作为黄州最重要的人文景点,已成为黄州的一种象征,一种文化,一个标志,一张名片,诠释着黄州人对苏东坡这样一个传奇人物的挚爱、景仰与神往。

如今的黄州赤壁游人如织,登楼远眺,江水连天,远山数点,红岩高耸,树竹参天;矶头上亭台楼阁,飞檐翘角,赤楹碧瓦,移步换景。昔日的砖瓦与老树,沐浴着今日的阳光。“二赋堂”前立着苏东坡的雕像,衣袂飘飘,神形兼备,恍惚之间,似闻诗人耳畔轻轻吟哦相邀:“数亩荒园留我住,半瓶浊酒待君温。”斯人已去,但他的思想和文字,却可以乘着清风明月,穿越千年,飘然入怀……

永鸣益吞世界

益往直前

71



我们休息了一会儿,梅德韦杰夫总统府的工作人员过来说:“总统接受你的采访的厅已经腾出来了,你们现在可以跟我一起过去。”我们带着所有设备过去,把机器架设好之后,工作人员又让我们带好随身物品,回到休息间,因为安检人员还要检查我们的设备。

随后,一位身材火爆、金发碧眼的俄罗斯美女走过来,问我:“水先生,你没有化妆师?”我一听,以为梅德韦杰夫要用我的化妆师化妆,但因为名额有限,我们压根儿没带化妆师出国,就自己拎了个小化妆包,随便用粉把脸上坑坑洼洼稍微补一补。

我说:“哎哟,我没带化妆师,就是自己有个粉扑。”

美女开口建议说:“我们有总统专用的化妆师,我建议让他给您正式地化一下妆,因为我们总统也要化妆,如果您没有化妆,或者您和总统的化妆方式不一样,在电视上能够看得出来。”

哇,我真是大开眼界!虽然我这么多年来从事新闻报道,随着脸上皱纹增多,有时候也得稍微遮遮丑,但我没想到小梅总统会提出这么讲究的要求,他的团队更是细致到连化妆手法都要统一,令我叹为观止。

其实,这些年我走过很多国家,采访过很多领导人,发现当今世界的政要们,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。希拉克有自己的御用化妆师,每次接受媒体采访,一定会化妆。我采访过的那些韩国总统,金大中、卢武铉、李明博等,一个个都很注重仪表。

记得在上海采访李明博时,总统府的人突然跑过来问我:“水先生,你今天戴什么颜色的领带,能让我看一下吗?”我当时刚化好妆,还没来得及换西装戴领带,一时没反应过来他们要问什么,有点蒙地说:“我可能戴一条蓝色的。”现场的编辑帮我把衣服拿来,给对方展示了一下。总统府的人说:“好的,知道了,那我们总统就不戴蓝色的领带了。”原来,他是怕撞衫,瞧,竟细致到这种程度!

就连“纯爷们”普京,我前后多次采访他,也发现他形象上有些细微变化。2000年我采访他时,他是不化妆的,到了2004年再采访他,发现他也开始化妆了。普京当总理后,我在北京也采访过他一次,那一次他甚至觉得他好像整容了,把眼袋给做了。吹个牛说,毕

竟我也算阅人无数,而且跟踪报道普京十几年了,好歹能看出他的一些细微变化。当时他在对面一坐下,我就发现他五官有些微妙的变化,不太像以前的普京了。

这些事给我很深的感触。后来,我在一些场合也建议过,我们中国的领导人也应该更注意自己的形象,穿衣戴帽乃至化妆,在细节上做得更精致一些,因为毕竟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,是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。

眼看快到约定的时间,我们被提前请进采访的厅内。梅德韦杰夫准时走进来,他比我想象的还要矮一点儿,看上去很亲切,一见面就跟我握手。

我来不及叫翻译,习惯性地直接上来就用英文跟他打招呼。没想到,梅德韦杰夫马上用很流利的英文回应我说:“你好啊,听说你们专门从北京来?”

我说:“是是是,介绍一下,这是我们报道组的全体成员。”他一点头示意,和离得近的摄像握手,一边说着一边坐下。

坐下后他就问:“我听说你家里跟我们俄罗斯有渊源?”

“啊?”我一时没反应过来,问,“是吗?”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何薇君